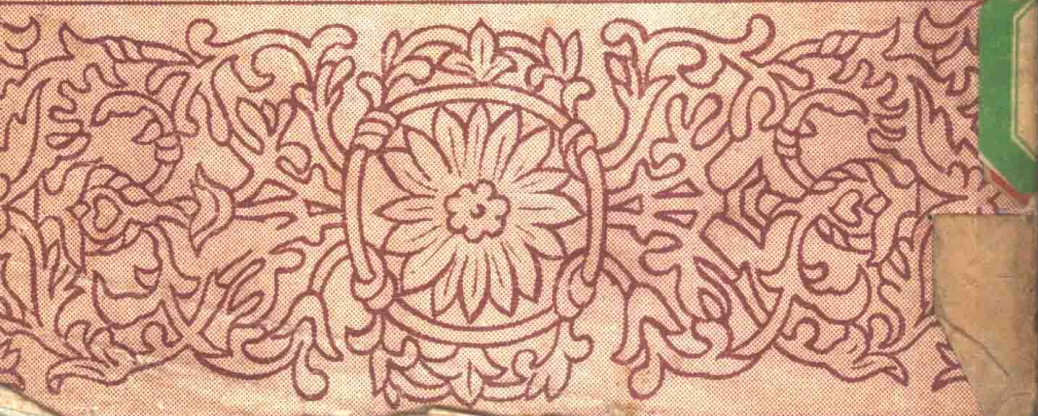


文叢翻譯叢書

當心你身旁的兇手

羅馬尼亞·A·巴南伽著

文叢翻譯出版社出版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文藝翻譯叢書

當心你身旁的兇手

羅馬尼亞 A. 巴爾倫著

聞 博 譯

文叢新譯出版社出版

人物

(按出場先後次序)

安妮姐·扎哈里斯古 五十多歲，或者如她自己所說那麼大。

帕菲爾·扎哈里斯古 化學工程師，安妮姐的丈夫，和她年紀差不多大。

維克多·杜米特里斯古 自命爲詩人，冒牌新聞記者和劇作家，四十多歲，但

看起來不像有這麼大。

安德烈·巴利亞 四十八歲，大學教授，著名化學家。

愛奧娜·馬林 二十六歲，女化學工程師。

馬林·馬林 同樣年紀，或者大兩三歲，愛奧娜的丈夫，也是化學家。

拉多庫和倫谷 廣播公司的工程師。

伊琳娜·巴利亞 四十四歲，大學教授，化學家，巴利亞教授的妻子。

米海爾·梭佛朗尼 四十八歲。

第一幕

安德烈和伊琳娜·巴利亞屋子的接待室。這是一個大而寬敞的屋子。化學工程師安德烈·巴利亞和他妻子化學家伊琳娜·巴利亞住在樓下；他們的年青助手愛奧娜和馬林·馬林住在樓上。整個劇的情節都進行在這作爲接待室和書齋的房間裏。陳設整潔，毫無資產階級房子裏豪華虛飾的氣息。後面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大書架，堆滿技術方面的書籍。牆上，兩三張家庭風味的圖畫旁邊，掛有一些描寫工人生活的照片和圖畫。

寫字台上放滿文件、書籍和紙張，相當零亂，表示這房間裏經常有人在工作。一個櫥木樓梯，連接巴利亞這一層和馬林的一層。房間後面有一個大窗戶。房裏散放着椅子、躺椅、台燈和放電話機的小台子。

左邊，開有一門，通向臥室。右邊，另有一門，通向到前門去的過道。

黃昏。

安妮姐：扎哈里斯古 侷促不安地坐在躺椅上，帕菲爾·扎哈里斯古坐在臥榻上。

安妮姐：（有點動氣地）你老是匆匆忙忙的，幹嗎我們要待在這兒等他？

帕菲爾：得哪，你不是想讓人家猜想我們正在路上走着，好讓他留點工作給我們做嗎？

安妮姐：不，我纔不高興，在這兒等着，要我們自個兒的活寶。花也在謝哪……

帕菲爾：對哪，找個花瓶插進去吧。

安妮姐：這樣他會以爲它們是別人帶來的，花又不多……（光火起來）你把它們留在這裏！（她將花平放在她旁邊）然而……說不定還得請你打電話

叫他呢……（發辣地）但是，自然囉，你從來就不管那些的，是不是？反正你總不會主動先找人的。

帕菲爾：實際上，我打過電話給他……

安妮姐：怎麼樣呢？

帕菲爾：沒有人回答。

安妮姐：（悲觀地）真妙哪！這件事甚至比我設想的還糟糕，（斷然地）他們恐怕在別處慶祝。

帕菲爾：在哪兒？

安妮姐：舉行宴會去了。

帕菲爾：瞎說！還够不上這樣呢，你心裏老只惦着吃晚飯！

安妮姐：你瞧着吧，他還會獲得勳章的。

帕菲爾：這是很可能的，如果報紙上發表了他的發現……這可就不是一件小

事了。

安妮姐：那麼，好哪，爲什麼他們不應該給他舉行宴會，慶祝一番呢？

帕菲爾：（安慰地）對，親愛的，如果你希望給他們舉行宴會慶祝的話，他們就會有一個的。好，讓我們走吧。

安妮姐：那麼，幹嗎我們要來呢？

帕菲爾：呃？……呃？是的，因爲今天報紙上有一條消息，表揚他們工作努力。

安妮姐：別跟我說哪！報紙上我看見的那些東西，結果都沒有兌過現！

帕菲爾：那是你那時代裏的事。

安妮姐：哦！我現在是個老太婆了，是不是？似乎我的時代就不也是你的時代？畢竟這裏祇有我們倆個人，沒有偷聽的人，我老實對你說：往日的報紙要好些。報上有『首都要事』欄，這兒一樁意外事件；那兒一件犯罪，

一件自殺，一個油爐燃起來了——動人極了，爲什麼他們今天就沒有這一欄呢？

帕菲爾：因爲它不再引起別人興趣了。

安妮姐：呵！但是我可感到興趣，帕菲爾。你瞧，就拿今天我們路上打比吧，如果我們不走到西爾維斯特魯街，我們就不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

帕菲爾：對哪，真的發生了什麼事呢？

安妮姐：我不知道，但是你沒有看見一堆人圍在一起嗎？（若有所思地）像

蒂安特匪黨……和上帝自己的牧羊人瑪格拉菲特……這類的事，寫起來

多美……

帕菲爾：得了吧，這就是爲什麼他們去掉它的原因，免得人們上這些胡謔的當。而今，當我看見報紙上登載化學家安德烈·巴利亞有一件發現的時

候，我知道這完全是真實的，不是胡謔，作爲一個朋友，我覺得我應當來向他道賀。

安妮姐：而他，這位有教養的人，却不在家……（電話機響起來。安妮姐起步，似乎要去拿起電話筒，但又仔細想了一下。帕菲爾也猶豫地作了同樣的姿勢。這時，電話機繼續響着，一會兒便停了。）

安妮姐：（指着電話機）我想還有更多來道賀的。

帕菲爾：（心不在焉地）很可能。

安妮姐：（怨煩地）你瞧着，還會來許多道賀的呢……（沉思一會以後）親愛的帕菲爾，我準備把我們自己的電話去掉它。

帕菲爾：爲什麼？

安妮姐：在這上面化這麼多錢，有什麼好處呢？可有人向你道個賀沒有？

帕菲爾：媽媽道賀過的，在聖彼得和保羅的節日。

安妮姐：是的，就祇她一個人，此外，別人就毫無理由向你道賀。

帕菲爾：得哪，你不能說我這一輩子毫無成就。

安妮姐：多美的成就！……一個新式的裝通心麵的方法……

帕菲爾：（極力自制地）各人有他自己的一行。

安妮姐：真作夢，想作一個化學家，後來却幹了食物化學——廚房工作！誰叫你幹這麼一行的？

帕菲爾：是你呀，我不得不設法趕緊找一個能賺錢的工作。這就是我為什麼要進赫丹工廠工作的原因。安德烈有成就，因為他堅持不變。一個做研究工作的人首先就得是個有耐性的人，沉着的人。

安妮姐：和有腦筋的人……

帕菲爾：自然囉，安德烈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挺妥貼的，他在巴黎研究……

討伊琳娜這樣一個太太……

安妮姐：又是那老一套！……如果你想討一個藍襪子（女學者——譯者）做太太，爲什麼你又不這麼幹呢？現在還是時候呢！（她賣弄風騷地在臉上擦着粉）。

帕菲爾：（感到情勢不妙）但是，我却不是在抱怨，親愛的，每個人各得他所應得的。

安妮姐：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她那賤貨比你所想像的可要卑微得多。

帕菲爾：這你可錯哪，伊琳娜是個挺出色的女人。

安妮姐：呵，得哪，如果你說她漂亮，那麼我倒沒話可說。

帕菲爾：我從沒說過她漂亮，但是，她是第一流的化學家，工作挺賣勁。

安妮姐：我知道……到處都漫着濃厚的灰塵。事實上，你老喜歡有個舒適的生活：安定的日子和黑色的袖罩，你有了這些。現在你唯一要操心的是養老金和一屁股坐兩個位置……

帕菲爾：（被觸及痛處）安妮姐！

安妮姐：你知道，他們有怎樣的前途，怎樣的地位和名譽在等着他們呢？（

嫉妒地）你瞧着，他們還會搞到一輛汽車的。

帕菲爾：不，他們不會的。

安妮姐：爲什麼不會呢？

帕菲爾：因爲他們已經有了一輛。

安妮姐：（大爲生氣）你從來沒告訴我過！他們得到多久了？

帕菲爾：一個月。

安妮姐：呵，這就是哪！這一下橫財可發不完哪……獎金，國會……國外旅

行……他甚至當上部長，我也不奇怪呢。

帕菲爾：但是，人家應該得……

安妮姐：應該得……應該得……你現在自己又親口說哪，他的妻子無所不能。

帕菲爾：我沒說過這樣的話，我說他們一道工作。

安妮姐：得哪，你要我告訴我所想的嗎？我不相信他們會有一個人能發現

東西。

帕菲爾：那麼，誰發現的呢？

安妮姐：馬林。

（前門鈴響，帕菲爾和安妮姐期待地互相注視）。

安妮姐：他們來了？（她拾起花束）。

（門鈴又響起來）。

帕菲爾：女用人到那兒去了？她似乎並不急着去開門。

安妮姐：她到哪兒去呢？她讓我們進來的時候，不是告訴你說，她要參加同

業工會開會去嗎？（她站起身，去打開前門。聽到外邊下面這段對話）。

聲音：是安德烈·巴利亞同志的家嗎？

安妮姐：是的。

聲音：我是從大學的合作社來的。

安妮姐：好的，你將它們留下吧。（安妮姐走回房間）。

安妮姐：這屋裏連個負責的人都沒有，要不是我在，他一定會走掉的……

帕菲爾：現在他們一定隨時都可能回來的了。

安妮姐：一個家要沒有一位能幹的女人管理，它根本就算不了一個家……這

位年青的太太……

帕菲爾：那一位？

安妮姐：愛奧娜，馬林的妻子，她是那一類的女人？

帕菲爾：她很有才幹……對他們的幫助很大……

安妮姐：幫助的方式有多種多樣……

帕菲爾：安妮姐，請別吩咐吧。

安妮姐：天哪！難道我從來不說真心話嗎，即使只有我們倆在一起的時候？

我已經感覺到哪，我告訴你。

帕菲爾：我不否認，你確實很敏感，但是這次你可猜不對。

安妮姐：她整潔、時髦、愛打扮，依我看，她的化學並不十分高明，帕菲

爾……物理學，恐怕……否則，這位教授不會將他們弄到這屋子裏來的。

帕菲爾：你猜的絕對不對！他根本沒請他們來，這屋子是他們四個人抽籤分到的。

安妮姐：（意味深長地）因此，他們就這麼偶然地固定住在一個屋子裏

了！……

帕菲爾：他們不是在一起工作嗎？

安妮姐：（斷然地）還是我說的那樣！

（門鈴又響起來，安妮姐去開門，她跟隨維克多走進房間。）

喂，你看怎麼樣？我倒變成他們看門的哪！

維克多：我希望你原諒我麻煩了你！

安妮姐：沒關係，總得有個人去應門的，……當女用人不在……

帕菲爾：安妮姐！

維克多：（過份斯文有理）如果我知道這位太太不得不……

安妮姐：放心吧；如今就是這樣子的。

維克多：家務瑣事倒真是一個問題。

安妮姐：我倒提醒了我！過去日子，假如你不高興女用人，你就趕掉她好

了……而今，你得給她通知。

維克多：是的，的確如此。

安妮姐：她們接着就會到同業工會去控告你。

帕菲爾：安妮姐！